

城市印象

江山船行柔水梦

■千山雪

读周作人的散文《乌篷船》时，我年岁尚小，总要故意读成“乌鸦船”。数年后来杭州，始见这小小的扁舟，我第一眼便有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。乌篷船因船篷乌黑，故名。浙东其实还有一种“快艇”，和乌篷船相似，俗称江山船。这种船常自建德载客过来，泊在杭州候潮门外的三郎庙码头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每周从杭州坐船经西兴到萧山去，选择乘坐的便是这种价格低廉的小船。江山船行驶时，船家坐在尾艄划桨，将脚儿翘得高高的，俯仰之间，船行如梭。春夏之日，三五人坐船中，可品茗谈

天，可观览水光山色。两岸杂花生树，烟笼绿柳，乘客宛若置身图画中。若途中遇雨，更有诗意，“船底江声篷背雨，旅人听得最分明”。这情形又和宋人蒋捷的“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”不同，因船的后舱，往往住有渔家女，客人称呼其为“同年嫂”。她们会端出自家的果饌与客人分享聊天，招呼周到而体贴。所以乘客在旅途中并不会感到寂寞。

相传她们是明初陈友谅的族戚，共计九姓，被明太祖朱元璋贬落于桐庐、严州的山间水湄，故人称为“桐严嫂”，日久讹传为“同年嫂”。她们撑篙打桨，织网补罟，堪称劳动模范，且生活十分艰辛，颇引起人的

同情。后来，因为旅游业的兴盛，桐严嫂才来到西湖边撑船，补贴家用。我的故乡虽有河流，却无这种小船，人们过河全靠冬季搭建的木桥。来年春水泛滥，桥很容易被冲垮。浮木随流水逝去，恰如一叶扁舟，令人无比惆怅。

近30年前的一个春夜，我照例要去萧山做家教。那天码头上只有一条船，正是方老伯的江山船，但方老伯却不见踪影。这时候，从船舱中走出一位桐严嫂，模样俊秀干练，裤脚挽起，露出藕节一样的腿。因为经常坐方老伯的船，我知道她叫阿莲，但从未搭过话。她说方老伯在岸上喝酒醉了，就由她送我过江去。从杭州去萧

山，船开出之后大致会沿着北岸的南星桥以至闸口航行，路长约五六里。那里是海塘堤防的一条长街，曾为浙东商贾辐辏的市场，竹木行、鱼行、米行、土纸堆栈行鳞次栉比，卖冬笋、香茭、核桃、榧子等山货的居多。再前行就是龙头嘴，南近月轮山，上有六和塔。这塔建于宋代，以震江湖。塔有九级，高五十余丈，来往夜航船，以塔灯为向导。船行至此，即可渡江而南，直达对岸的西兴渡。西兴在萧山的西北，濒临钱塘江，春秋越国的范蠡曾经筑城于此，是水陆交通的要津。古人的诗咏中常常道及，宋范成大《春日》诗就有：“春潮不管天涯恨，更卷西

兴暮雨来。”

从西兴渡下船，我还要赶十里路才能到萧山的学校。晚课后返城，常常已经是深夜了。阿莲忽然说：“夜里头恐怕没有船了，不如我在渡口等你，一道回去。”我心头一热，抬头撞上她清澈的眼神，一下子慌了，胡乱应了她，匆忙下船。其实我也有些担心——她一个人在夜里撑船怕不怕？方老伯又喝醉了……给学生上完课，我急急赶到渡口，阿莲果然还在那里等着，我们便一起撑船回杭州。我耳听着柔橹声声，出水入水，眼看着迷蒙的江面。水烟被船尖无声地劈开，时而急掠而过，又轻轻卷起，化得无影无踪。独立船头，斯情斯景，天地扁舟之感最为透彻。平静的江水本已入睡，又给阿莲的一双柔橹划破梦境。行上水时，她脚儿翘得高高，奋力划桨；放下水时，一双赤脚就任性浸在江流里。船行到月轮山，月亮上来了，迟迟疑疑。先是一圈淡淡的光晕，渐次扩大，倏忽一轮皓月穿云而出。此时的六和塔像凌波仙子，拢了一袭白纱，伫立在江边。“山水照人迷向背，只寻孤塔认西东”，我们终于平安回到了杭州城。

不久，学生放了假，我便有好长时间没去萧山。等到新学年，我又去码头坐方老伯的江山船，却见后舱空无一人，我装作不经意，问起船上的桐严嫂。方老伯叹气道：“她和我一姓的，丈夫死得早，这才出来撑船的。上个月她去横店做群众演员去了，将来兴许会成个全明星呢！……”我慌忙逃进舱里去，生怕他又喝了酒，说出什么不好的话来。我从此再没见过那位桐严嫂。回想起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，她赤脚浸在冷水里划船的模样，我后悔没和她正式道个谢。倘再遇见，她或许真成了电影明星，又抑或是普通人家孩子的母亲了。

夏日山光

—
青摄



惊鸿

时光忆趣

打开通往童年的时光机

■李仙云

雨后初霁，我闲坐林间静听虫吟鸟鸣，清风透迤，空气中飘逸着草木的茵茵香气；一大片月见草花在黄昏里皎然绽放，它们清纯稚嫩如一群穿着荷粉色衣裙的孩童，在晚霞轻风中欢快地载歌载舞。一向对自然之美熟若无睹的丈夫，在一旁乐滋滋地刷着手机短视频APP。我转头瞥了一眼丈夫的手机屏幕，一组70后儿时照片跳入眼帘，如童年那瞬间接通天线的黑白电视机，幕幕往事重现，一下子将我带回童年。

有一天，我通过社交软件与远在千里之外的童年伙伴叙旧，印象里她橡皮筋跳得极好。那时，下课铃一响，我们便

像一群快乐的鸟儿，从课桌里拎起橡皮筋，飞奔着跑出教室，满校园都飘荡着我们震耳的欢唱声：“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马兰花二十一；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”小伙伴们脚底生花般勾着橡皮筋，舞着蹦着，脚下时而菱形、时而扇形、时而波浪形地变换着。可腿抽脚笨的我总是跳不了几个回合就被淘汰出局，懊恼落寞中也只怨自己技不如人。那时每到周末或放学后，我总会把橡皮筋绑在树上，像与自己较劲般在绊住的地方反复练习。姐姐说，我痴迷到连说梦话时都在哼唱跳皮筋的口令，若把这劲头用在数学上，也不至于让功课严重偏科。

我们的童年更多地是亲近

自然。那时，我和小伙伴们像刚刚学会迈步的孩童，“掏洞洞”学会了骑笨重的二八自行车。之后，我们三五成群地把自己“放牧”郊野，在野花丛中看彩蝶飞舞，于路畔茵茵碧草间探寻野味，看到紫黛色的野葡萄或艳如玛瑙的蛇莓子，眼前一亮尖叫着上前抢摘，如品咂人间至味般吃出满脸幸福。

童年时，我们还经常席地而坐，用一把杏仁“抓籽”，让光阴在指尖蓄满欢畅；有时采一束狗尾巴草，用它的细软绒毛轻抚脸颊，让人感到酥痒舒畅……童年的我们如天地间的“小精灵”，与自然万物做着最深的情感连接，信手拈来一物似乎都有无穷趣味，都能给心间注满快乐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有时节令里，我看到对门的小伙伴拿着香喷喷的油饼，坐在门槛上一舔一舔地馋人，我的馋虫就在舌尖上翻筋斗。本想回去央求母亲炸油饼，可望着家里已见底的陶瓷油罐，我便把憋在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若实在馋瘾难消，我就回家使出“洪荒之力”，移开压在醋瓮上重重的石板，挑拣一个黄晶晶的醋柿子吃，虽常被酸得龇牙咧嘴，但好歹抑制住了馋劲儿。

有时我趁着母亲去赶集或走亲戚的空档，悄悄地翻开母亲的杂布包袱，把母亲视为宝物的各色花布东剪一块、西裁一溜，然后用母亲平日里用剪刀头发换来的绣花丝线缝沙包。那时，常常是我正在院子里踢

着五彩斑斓的新沙包，母亲就气得冲出屋子拿着笤帚疙瘩要“收拾”我。母女俩一个追、一个跑，惊起院子中窝在草垛里的来航鸡，它把憋着的蛋都下到了猪食槽里……那鸡飞狗跳的一幕，隔着悠长的岁月，依旧让人不禁莞尔。

久坐林间，我于浓荫如盖的林子边看到一群孩童，他们中有的在乐此不疲地爬上溜下玩滑梯，有的则欢快尖叫着荡秋千……霞光映得河水波光潋滟，丝丝凉风中飘逸着草木的清香，我犹如打开了通往童年的时光机，思绪在漫漶岁月的那头翩飞，那颗未泯的童心在濯洗着精神之尘，它一点点让生命返璞归真，复归于至真至纯。